

# 兩個聖母學、兩樣玫瑰經

## 玫瑰經年年終的思索

張春申

梵二大公會議《教會憲章》第八章可說是教會生命中的聖母瑪利亞之綜論，其中含有兩個聖母學：

第一個聖母學是「瑪利亞—教會的母親」。雖然參與討論的主教，對此分庭抗爭，結果文件中未有「教會之母」的名稱，但終究承認她是我們在聖寵境界內的母親。而且由於對決雙方的主教幾乎人數相等，僅以微小的否決票險勝。為此，會期結束，教宗保祿六世率領大會成員共赴羅馬聖母大殿朝聖，即在這個機會中，他以宗座名義，宣稱瑪利亞為「教會之母」，並且聲明，此即瑪利亞是牧者與信徒之母。這表示與大公會議所持的意義相連。不過他確是保留了「教會之母」的名稱。大公會議並承認榮福童貞在教會內是保護人、輔佐者、援助者、中保等。此是梵二第一個聖母學。

但在同一《教會憲章》第八章中，尚有第二個聖母學，這次毫無異議地，根據教父聖盎博「天主的母親，因其信德、愛德及與基督完美結合的理由，是教會的典型」的意見：

「教會默觀聖母深奧的聖德，仿效她的愛德，藉著忠實承受於天主的聖道實踐聖父的旨意，教會自己也變成了母親，因為教會以講道和聖洗聖事，把聖神所孕育、天主

所產生的兒女，投入不朽的新生命中……教會並效法其主的母親，靠聖神的能力忠貞地保持完整的信仰、堅固的望德、誠摯的愛情。」

這是梵二第二個聖母學。

然而，這與玫瑰經有什麼關係呢？我先對兩個聖母學簡單地說明。

「教會之母」可說建基於基督學上：瑪利亞是天主之母，這是古老的厄弗所大公會議的信仰。我們信徒既是基督的信徒，是他在天父內的兄弟姊妹，那麼「教會之母」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。至於第二個聖母學，則與聖神學密切有關，法國聖經學家杜韋神父有一本小書，名為《瑪利亞：聖神與教會的畫像》可以為此說明。瑪利亞由於天主聖神庇蔭與臨在，彰顯了祂的德能，成了聖神的畫像。至於她也是教會的畫像，則需要自另一角度來說明。原來教會由於天主聖神降臨，在自己的生命與行動中也流露了聖神的德能，因而與瑪利亞肖似；但聖母是教會的畫像也是典範，因為她更為原始。

由此可見梵二大公會議的兩個聖母學，同時也可說兩個教會學：教會是基督的淨配，瑪利亞是教會的母親；教會是聖神的宮殿，瑪利亞是教會的典範。梵二的兩個聖母學，我們認為導致兩樣的玫瑰經。當然玫瑰經的形式並不改變，仍是現有的歡喜、光明、痛苦、榮福的廿端；所謂兩樣的玫瑰經，在於敬禮的兩樣靈境，此是我們需要繼續說明的，同時也值得大家反省與印證。不過兩樣玫瑰經，基本上都是傳統所謂的「經由瑪利亞，直達耶穌」。

第一樣的玫瑰經敬禮，教會經由自己的母親，直達耶穌的全部奧蹟。信徒再三重複聖母經，呼求她的保護、輔佐、援助、

代禱，為能認識、愛慕與跟隨奧蹟中的基督，分享耶穌基督的歡喜、光明、痛苦與榮福。按照一般靈修學的理論，這是所謂「明路」，注意救恩史中耶穌生平，作為自己的楷模。同時對瑪利亞參與基督奧蹟也有所認知，事實上是藉此敬禮，紀念耶穌生平。這是第一樣玫瑰經的特質，旨在瞻仰，比較傾向對歷史中的耶穌注目，較少內在的信仰體驗。

至於第二樣玫瑰經，教會經由自己的典範，如同聖母瑪利亞在天主聖神的庇護與臨在下，深信保祿宗徒所說：「所以，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」。這即是靈修境界的「合路」。於是，聖母瑪利亞的歡喜、光明、痛苦和榮福，同樣成為我們內心的經驗了。這是第二樣玫瑰經的特質，敬禮者的靈境豐滿，較少向外分心。另一方面，卻又能與人分享；聖母瑪利亞領報之後，探訪依撒伯爾的傳神效果，大概也可預期得到。

〈兩個聖母學、兩樣玫瑰經〉，這是我們在玫瑰經年終的思索所得。二者並不衝突，然而重點不同。前者由教會之母的帶領走向基督奧蹟，後者仿效教會的典範在聖神的光照與化工下，活出基督奧蹟。

〈兩個聖母學、兩樣玫瑰經〉，這是我們在玫瑰經年終的思索所得。事實上，今年我們中有過不少省思，比如《神學論集》第136期刊出了〈響應玫瑰經祈禱的靈修革新運動〉及〈玫瑰經四十奧蹟試擬〉，根據聖經脈絡對甘端玫瑰經加以探討。本文雖短，但在年終發現另類神學反省，作為紀念。但我們更期待它能產生實際的功能，為玫瑰經敬禮創出多樣的靈境。